

探寻者①

Arwen Elys Dayton

[美] 亚玟·埃利斯·代顿 / 著 艾苒 / 译

使命与背叛

揭开真相，你将亲手毁灭所有人！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探寻者^①

使命与背叛

Arwen Elys Dayton

[美] 亚玟·埃利斯·代顿/著 艾蓓/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寻者 / (美) 亚玟·埃利斯·代顿著; 艾苒译. —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455-2579-3

I. ①探… II. ①亚… ②艾…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8693 号

SEEKER by Arwen Elys Dayton
Copyright © 2015 by Arwen Elys Dayt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21-2015-46-48

探寻者1: 使命与背叛

出品人	杨 政
作者	[美] 亚玟·埃利斯·代顿
译者	艾 苒
责任编辑	陈文龙 张璐路
版权编辑	郭 森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42千字
定 价	36.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257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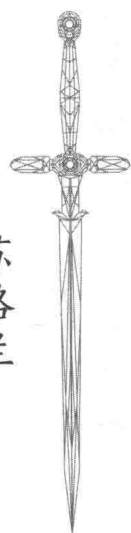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第一部分



苏格兰

奎
因

要是能全身而退，那就太好了，奎因想道。她猛地向右一闪，对手的剑从她身体的左侧呼啸而过，差点儿削掉她的手臂。奎因自己的软剑在手中盘绕成鞭。“啪”的一声，她将它向外一抖，它便凝固成一把长剑。要是他现在把我的脑袋劈成两半，那就太遗憾了。成功近在咫尺。而她正在对抗的这个男人看上去仿佛一想到要杀掉她就很高兴似的。

阳光晃进了她的眼睛，出于条件反射，她将武器举过头顶，在对手的下一击将她的头骨一分为二之前挡住了进攻。他劈在她剑上的力道大得仿佛是一棵树干向她倒去，她的双腿禁不住屈了一下。

“这次你可落在我手里了，是不是？”她的对手吼道。阿利斯泰尔·麦克贝恩是她认识的人中块头最大的一个。他俯视着她，在透过天窗照射进来的那飘满灰尘的阳光中，他红色的头发发着光，如同一个邪恶的苏格兰人脑袋周围的光晕。他也是她的舅舅，然而此时此刻这毫无意义。

奎因向后跑去。阿利斯泰尔粗壮的胳膊抡起他那超大尺寸的武器，仿佛它只不过是指挥家手中的指挥棒一般。他是真的想要杀了我，她意识到。

她的目光扫过屋子。约翰和忍从他们在谷仓地上坐着的地方盯着她，两个人的手紧紧抓着自己的软剑，仿佛软剑是他们的救命武器，然而他们两个都没法儿帮助她。这是她一个人的战斗。

“他们真没用，不是吗？”她的舅舅评价道。

奎因一只膝盖压在身下，她看到阿利斯泰尔手腕一抖，将他之前使用的细长形状的软剑变成宽阔致命的阔刃大剑——这是一个苏格兰人要给敌人致命一击时爱用的武器。他武器的黑色材质像油一样滑落回去，凝固成形。他把阔刃大剑举过头顶，向着她的脑袋直直劈下。奎因很好奇她的祖先中有多少人是被这种形状的剑刺成了肉泥。

我在过度思考，这会让我丧命，她告诉自己。

探寻者战斗的时候不该思考太多。除非奎因不再胡思乱想，否则阿利斯泰尔会让她的脑浆溅满铺着干净稻草的谷仓地板。这地板可是我刚才打扫过的，她想道，看在老天的分儿上，奎因，别再想了！

就在奎因收紧手上的肌肉攥紧拳头的时候，她集中了注意力。瞬间一切都安静下来。

阿利斯泰尔的阔刃大剑急速穿过空气劈向她的脑袋。他的眼睛向下看着她，同时他的手臂抡起剑，双脚微微分开，一只在前，一只在后。奎因看到他的左腿轻轻地抖了一下，仿佛他有点儿稍稍失去了平衡。那就足够了。他不再无坚不摧。

在阿利斯泰尔的剑本该劈开她额头的那一瞬间，奎因闪身一躲，身体转向他。她的手腕已经在扭动了，正令她的软剑变出新的形状。剑融化了，刹那间变成油状的黑色液体，凝固成一把粗大的匕首。舅舅的剑没有劈中她，而是重重地劈在她身后的谷仓地板上。与此同时，奎因冲向前方，将她的武器深深地扎进阿利斯泰尔左腿的小腿肚中。

“啊！”这个高大的男人叫道，“你伤到我了！”

“没错，舅舅，我打败你了，不是吗？”她感到一丝满足的微笑在自己唇边浮现。

奎因的软剑并没有把对手的肌肉从骨头上切去，在触及阿利斯泰尔的血肉之际，软剑融回自身内部——就像阿利斯泰尔的武器一样，它被设定为供训练课程使用，并不会真的伤到对手。如果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而这的的确确让人觉得像是真的——阿利斯泰尔就要伤残了。

“平局！”奎因的父亲布里亚克·金凯德在房间另一头喊道，示意战斗结束。

奎因听到约翰和忍发出声声欢呼。她把武器从阿利斯泰尔腿上抽回来，武器重新变回匕首的形状。阿利斯泰尔自己的剑刃没入坚硬的谷仓地板深达六英寸。他抖抖手腕，让武器液化，从地里蛇行而出，重新盘在他手里。

他们是在被当作训练场的巨大谷仓的中心位置战斗，谷仓的石墙围在脏兮兮的地板四周，上面覆盖着稻草。阳光透过石头屋顶的巨大天窗倾泻下来，一阵微风从谷仓开着的门中穿过，吹过一片宽阔的草地。

奎因的父亲走到地板的中央，他们是他们的主要导师。奎因意识到她和阿利斯泰尔的战斗只是热身。和布里亚克用皮带绑在胸前的武器相比，布里亚克右手拿着的软剑只是孩子的玩具，他胸前的武器叫意识扰乱器。意识扰乱器由有着彩虹色泽的金属铸造而成，形状与一支巨型枪的枪管相似，几乎像是一个小型加农炮。奎因凝视的视线牢牢地锁定在它身上，在布里亚克穿过一片阳光的时候，她看到这金属武器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她扫了一眼忍和约翰。他们似乎能够理解她的所思所想：打起精神来。我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

“是时候了，”她的舅舅阿利斯泰尔对三个学徒说道，“你们的年龄已经够大的了。你们中的有些人——”说到这儿他看着约翰，“超过应该的年纪了。”

约翰十六岁了，比奎因和忍大一岁。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表，他应该已经完成了宣誓，但是他开始训练的时间比较迟——他开始的时候十二岁了，而奎因和忍则是八岁。对约翰而言，这是他时时刻刻感受到的挫败感的来源之一，听到阿利斯泰尔的评价，他的脸红了，白皙的皮肤让这看起来非常明显。约翰很英俊，面容棱角仿佛精雕细刻的雕像，他生着蓝眼睛，棕色的头发还带着一丝淡淡的金色。约翰强壮而敏捷，

奎因爱上他有段时间了。他将目光转向她，用口型无声地比着：你还好吗？她点点头。

“今天你们必须证明自己，”阿利斯泰尔继续说道，“你们是探寻者吗？还是说你们只是一堆堆毫无价值的马粪，还得麻烦我们从地上铲起来？”

忍举起手，奎因怀疑他是要说：事不凑巧，先生，我就是一堆毫无价值的马粪……

“孩子，这不是开玩笑。”阿利斯泰尔说道，在忍的俏皮话开始之前就截住了他。

忍是奎因的表兄，是这个刚刚要砍掉奎因脑袋的红发巨人的儿子。忍的妈妈是日本人，他的面容继承了东西方最好的特征，并且将这些特征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他有着暗红色的直发，身体瘦而结实，已经比日本男性的平均身高要高。他将视线转向地板，仿佛在为轻视这一庄严时刻而道歉。

“对于你和奎因来说，这也许是你们最后一次练习战斗了。”阿利斯泰尔对忍解释道。“至于你，约翰，这是你证明自己仍然属于这里的机会。你明白吗？”

他们都点点头。约翰的眼睛锁定在布里亚克上身绑着的意识扰乱器上。奎因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不公平。而这也确实不公平。约翰是他们三个中最棒的战士……除了在有意识扰乱器出现的时候。

“这玩意儿困扰你吗，约翰？”布里亚克问道，拍拍他胸前的武器，“它妨碍你集中注意力了吗？它还没打开呢。等它打开又会怎样呢？”

约翰没有回答，非常明智。

“把你们武器的练习模式关掉。”阿利斯泰尔命令道。

奎因低头看了看她的软剑，剑柄的末端是一个小小的狭槽。她把手伸进右脚靴子旧皮子里的一个口袋，取出一个小小的物件，像是一个扁平的圆柱体，是用和她的软剑一样的油滑的黑色物质做成的。她将这物

件插进软剑剑柄末端的狭槽，手指自动调整插件上小小的刻度盘。随着刻度盘最后一部分就位，手中的软剑发出一声轻微的震颤，给她的感觉立刻不一样了，仿佛它已经准备好去做它生来注定要做的事情。

她用左手抓住软剑的尖端，注视着它融化开来，积在她的皮肤周围。即使是在“实战”状态下，它也不会伤到她。但是其他人的血肉现在是它天经地义的猎物。

奎因的心跳加速，她看着父亲和阿利斯泰尔关掉他们软剑的练习模式。一场“活生生”的实战并不是轻松的任务。但是如果她做得好，她距离得到父亲的批准，距离加入她祖先那高尚的探寻者行列，就只有几步之遥了。自打很小的时候起，她就一直听阿利斯泰尔讲述探寻者运用他们的能力改变世界的故事。从八岁开始，她一直刻苦训练，不断提升自己的本领。如果她现在成功了，她将最终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约翰和忍也调整好各自的软剑，谷仓里此刻充斥着一种不同的能量感——对致命战斗的预期。奎因的眼睛对上约翰的双眼，她的眼神对他说，我们能做到的。他微微对她点了点头。准备好，约翰，她想道，我们会一起战斗，也一定会在一起……

一声高亢尖锐的声音穿透谷仓，声音的穿透力是那样大，有一瞬间奎因以为它只存在于她的脑袋里。然而约翰脸上的表情告诉她事实并非如此。她父亲所佩戴的那奇怪的加农炮似的枪支——意识扰乱器，苏醒过来。意识扰乱器的底部盖住了她父亲的整个胸膛，他不得不用带子绕过肩膀和后背进行固定。枪膛直径十英寸，并不只有一个枪口，在那闪着彩虹色光芒的金属中央是数百个小的开口。这些开口位置随机，大小各异，不知怎的，这让它看起来更可怕了。随着意识扰乱器完全地苏醒过来，那高亢尖锐的声音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武器周围空气中电流的噼啪作响。

忍摇了摇头，仿佛正在努力想要将那刺耳的声音从耳朵中赶出去。“我们有这么多人战斗，那个小玩意儿是不是有点儿危险啊？”他问道。

“如果在这场战斗中输掉，你很有可能会受伤，”阿利斯泰尔说道，“或者甚至是意识被……扰乱掉。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平战斗。花点几时间来理解这一点。”

在此之前，三个学徒见过意识扰乱器开火，甚至在一对一的演习中，还练习过要如何躲避意识扰乱器的火力，但是他们从没在实战中见过有人使用它。意识扰乱器是用来激发恐惧的，而它起到了作用。我们的目标是有意义的，奎因对自己重复道，我是不会害怕的。我们的目标是有意义的，我是不会害怕的……

谷仓的一边，阿利斯泰尔用软剑钩住金属水槽里浮着的一件什么东西。那是一个沉重的铁环，直径约六英寸，表面贴着厚厚的帆布，浸泡在沥青之中。他将它挑飞到空中。

当铁环高高地飞过他的头顶，阿利斯泰尔点燃一根火柴。铁环落向他，他用软剑重又接住了它。他将火柴按在铁环上，三个学徒看着铁环迸出熊熊火焰。阿利斯泰尔用软剑转着铁环，眼神中透露出邪恶。

“五分钟，”他说道，抬头看了看墙上高高挂着的钟，“不能让火焰蔓延，同时要活下来，保持神志正常，最终还要拿到铁环。”

学徒们环视谷仓。墙边倚放着大捆大捆的稻草，地板上还散落着零散的稻草，一排排旧木架上架着战斗用具，攀登绳从天花板上垂下来，更别提谷仓本身那支撑着石墙的木横梁和木椽。简言之，他们要在一间满是易燃物的房间里来回投掷燃着的铁环。

“火焰不能蔓延！”忍喃喃地说，“我们不把这地方烧成平地就算幸运了。”

“我们能做到的。”奎因和约翰同时低语道。他们飞快地对彼此微笑了一下，奎因能感觉到约翰温暖而强壮的手臂正贴在自己的胳膊上。

阿利斯泰尔将铁环高高地扔向木椽之间。

“证明你们自己吧！”布里亚克吼道，同时抖开他的软剑。他和阿利斯泰尔高举着各自的武器，向学徒冲过去。

“我去拿铁环!”忍叫道,从阿利斯泰尔面前跃开,向谷仓中央跑去,铁环正旋转着落向谷仓中央那铺满稻草的地板。

奎因看到布里亚克向约翰直冲过去。布里亚克将他的软剑切换成半月形短弯刀的形状,大幅度地挥舞着,要将约翰拦腰斩成两截。她看着约翰的软剑迅速地蹿出去阻挡,然后阿利斯泰尔逼近了她。

“我拿到了!”忍一边用软剑接住燃烧的铁环,一边喊道。铁环向下滑向他的手,火焰灼烧到他的手指,他不得不将它旋转着移回剑尖。

阿利斯泰尔的剑劈向奎因,她侧向一边,将软剑变成稍短的利刃,刺向他的身后。而他早已转身应战,将她的武器挡到一边。

“小姑娘,还是不够快啊,”他说道,“该攻击的时候你却在犹豫。为什么呢?你手中握着的可是人类历史上最珍贵的手工制品,不是吗?你不能犹豫。当你到了彼处,当你踏入其间,你的犹豫可能致命。”这是阿利斯泰尔的口头禅,这些年来他一直往他们脑中灌输这些话语。

约翰和布里亚克则在对打。布里亚克看上去好像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杀掉约翰,而约翰一直跟得上他的速度——全神贯注的时候,他是一名超凡的战士。但是奎因一眼便看出,约翰是在愤怒的状态下战斗,他对意识扰乱器感到害怕。有的时候你可以将愤怒和恐惧变为有用的能量。但是通常情况下,情绪是弱点。情绪分散你的心神,令你不明智地浪费精力。

突然,奎因意识到阿利斯泰尔在将她逼向约翰,他正与他们两个同时战斗。布里亚克则得以转向了忍。意识扰乱器的嗡鸣声加剧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

“我要扔出铁环了!”忍喊道。与此同时,布里亚克胸前的意识扰乱器开火了。忍将铁环高高地扔向奎因和约翰头顶的木椽,意识扰乱器的枪管放出了一千个强电火花。这些火花穿过空气冲向忍,像一大群蜜蜂一样嗡嗡作响。

忍扑到齐齐发射的火花下方,滚到一边。火花没有人类目标可以击

中，纷纷打在谷仓的后墙上，迸发出彩虹色的光芒。

“到手了。”约翰叫道，一跃从与阿利斯泰尔的缠斗中脱身，将下落的铁环钩到自己的剑上。一滴沥青从金属环上渗出来，滴落到一捆干草上，立即点燃了干草。约翰跺脚踩灭火焰，铁环落到他的手上，灼伤了他。

“忍！”约翰喊道，将铁环又向木椽之间扔了回去。他跳到奎因前面，替她挡下阿利斯泰尔惩罚性的攻击，与此同时，忍在房间的另一端接住了铁环。

奎因试着想让持剑的胳膊歇息一下，但是布里亚克带着意识扰乱器过来了。火花冲向她，发出嗡鸣声和噼啪声。

如果她让那些火花沾到身上，她将永远无法摆脱它们。它们不会杀掉她，但是它们将成为她的终结。意识扰乱器力场比死亡更可怕——奎因停止了思绪。她一定会成为一名探寻者，成为隐藏之路的寻找者。这里只有战斗，后果则不存在。

她跃向一边，抓住一根攀登绳，荡到火花够不到的地方。从意识扰乱器里发射出来的火花飞了过去，沿着她身后的墙壁一路舞动，无害地散开了。

她落到她父亲身后。父亲已经在转身，将他的剑抖成一柄更细长更凶险的利刃。还没等她站稳脚跟，他便迅速出击，他的武器刺破她小臂处的衬衫，直接切到了衬衫下面的皮肤。

血沿着她的胳膊慢慢滴落，也许还带着疼痛，然而她没有时间去想。意识扰乱器尖锐的叫声又在渐渐增大了。

忍现在在和阿利斯泰尔交手。约翰又拿到了铁环，他一边用剑转着铁环，以防铁环烫到他的手，一边踩灭一捆干草上的另一处火苗。

布里亚克转身，意识扰乱器又一次开火，这一次他瞄准的是约翰。

“约翰！”奎因喊道。

看到火花向自己冲了过来，约翰将铁环盲目地丢了出去。奎因以为

他会跃出火花的攻击范围，然而他反而愣住了，盯着那些火花，突然之间不知所措。

“约翰！”她再一次喊道。

在最后一刻，是忍从他和阿利斯泰尔之间的缠斗中一跃而出，将约翰摀倒在地。两个学徒毫发无损地躺倒在意识扰乱器的攻击范围之外。火花击中墙上约翰的头部刚刚所在的位置，在阵阵闪光中消失了。

因为对约翰的担心，奎因忘记了铁环的存在，熊熊燃烧的铁环在地板上一路弹过去，点燃了所经之处的稻草。

意识扰乱器的响声又一次到达顶峰。在她父亲再一次瞄准约翰开火的时候，奎因看到了父亲脸上的享受之色。

约翰转身，整个人呆住了。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射向他的火花，被它们可怖的美丽所催眠。意识扰乱器的伤害是永久性的——那是它的特性。如果意识扰乱器的火花击中了你，它们将夺走你的神志，不再离开。而约翰是在等着被击中。

她看到忍将约翰一脚踢到一边，第二次将约翰从意识扰乱器的攻击范围内踢开。

约翰倒在地上，而这一次，他没有再起身。

奎因拿回了燃烧着的铁环，并将它留在地上的火焰踩灭。在整场战斗中，她第一次感到愤怒。她的父亲在针对约翰。这不公平。

她将铁环扔向忍，跑着横穿过谷仓，用身体撞击布里亚克，将他和意识扰乱器一齐撞到地上。火花高高地射向天花板，在木椽之间以混乱的轨迹弹来射去。

奎因用她最大的力气将剑向她父亲的脸上劈去。

“平局！”趁奎因劈到他之前，布里亚克喊道。奎因立即服从命令，垂下了她的剑。

而忍则在最后抓住了燃着的铁环。奎因看了一眼钟，震惊地发现才过去五分钟，感觉像是过去了一年的时间。约翰缓缓地从地板上站起来。

每个人都在重重地呼吸。

布里亚克站了起来。他和阿利斯泰尔似乎默默地一同对战斗进行了评估。阿利斯泰尔笑了。然后布里亚克转身，走向装备室，稍微有点儿一瘸一拐的。

“奎因和忍，今晚午夜时分，”布里亚克喊道，未曾转身，“我们在立石那里集合。今晚你们会很忙。”他在装备室的门口停顿了一下。“约翰，过去你曾经很多次打败过其他人，甚至打败过我，但是今天在这儿我没看到你的这种能力。晚餐时分你在公共牧场等我，我们需要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说完，门在他身后紧紧地关上了。

奎因和忍互相看了看对方。奎因的愤怒已经消失了。一半的她高兴得想要尖叫。她从来没有像刚刚那样战斗过。今晚她将完成宣誓。她从儿时便开始期待的那种生活终于要开始了。但是另一半的她则在同情约翰。约翰站在谷仓中央，眼睛盯着地板。



约翰从用于训练的谷仓离开时，苏格兰庄园的上空已经夕阳西下。他和奎因是各自分别离开的，这是他们一向的习惯，但是他知道她会等着他。

一千年前，庄园里有过一座城堡，城堡那时属于奎因的家族里某个遥远的分支。现在城堡沦为废墟，摇摇欲坠的塔楼俯瞰着环绕这片土地的宽阔河流。约翰往前走着，从他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远处废墟的最高点。

现在的庄园由古老的农舍组成，大多数农舍是几个世纪以来陆陆续续用城堡的废弃石头修建而成的。农舍星星点点地分布在一片被称为公共牧场的巨大草场边缘。现在正是春天，公共牧场上开满了野花。牧场之外是树林边缘，这是一片由高大的橡树和榆树所组成的森林，森林的高度刚好足以为房屋遮荫，同时还在向着废墟和更远处生长蔓延。

谷仓位于牧场一侧的边缘。有些谷仓里面养着动物，但是其他的，像是巨大的训练场，则是学徒们练习成为探寻者时所需要的能力的场所。

约翰穿过林地边缘的树荫，向着树林深处走去。即使仍然笼罩在刚刚在训练场上所遭遇的巨大失败的阴影之中，他还是感到自己的脉搏正在加快。当他和奎因一起在树林里，当他们远离他那通常遮蔽了其他事物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好几天没有和她单独相处过了，此时此刻，找到她似乎比其他任何事都要重要。

她从来不在同一个地点等他，但是他现在一定是接近她了。他在林子中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在这里，巨树的树冠在头顶相连，遮住了太阳，林间地面显得幽暗而安静。片刻之后，他感到有双手臂环住他的腰，有个下颌向前搭在他的肩上。

“你好啊。”她往他的耳朵里低声说道。

“你好。”他微笑着低声回道。

“看我找到了什么……”

她把手塞进他的手里。奎因总是将深色的头发剪到下颌位置，她可爱的脸庞有着象牙白的肌肤和大大的深色眼睛。他跟在她身后的时候，这两只眼睛淘气地向他忽闪着。她领着他走到一圈橡树前，这片橡树生长的树身圈出了一块小小的僻静空间。她从两棵树中间的开口处走了进去，将约翰拉在身后。

立刻他们就一起站在树丛里面了。“这确实不是乡村小酒馆里最棒的房间。”奎因喃喃说道。

“这儿比那儿更好，”他说，“在酒馆里，你也许就要站得远远的了。”

这里其实并没有足够容纳他们两个人的空间，约翰不得不将她紧紧地抱住贴在身上，这对他来说很合适。他俯下身去亲吻她，可是奎因止住了他，将她的双手贴在他的脸庞两侧。

“我很担心。”她低声说。

他能感觉到。他能感觉到担忧一波一波地从她的身体涌出，就像夏天时热量从沥青中散发出来一样。当然，她觉得担心是很正常的。他们正在学习的知识非常古老，并且受到严密的保护。对于约翰来说，只有完美地完成分配给他的任务，才能让他拥有学习这些知识的特权。他并不是布里亚克最器重的学徒，他在今天的战斗中所遭遇的失败无疑是布里亚克一直在寻找的开除他的借口。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对你说过这么……决绝的话。”她悄声说道，“如果他的意思是开除你，那该怎么办？”